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三十三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卷三十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大而闢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勅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撐挾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道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云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二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三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序二

重修說文序

宋徐鉉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千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楊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

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返以篆籀爲奇怪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擬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群才以爲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番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籀書堙替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皆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列中所

誤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一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既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冰谷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穆伯長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

勝而號專雄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萃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茂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者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韓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懸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與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有覽之或率卷莫迎其譔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劇滅讀無

甚害更資研證就真爾因按其舊錄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旣而飶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集古目錄序

歐陽永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組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鮑蛟魚金礦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數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

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相碑彙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

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紼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

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乎中而奸臣賊子不敢竊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繁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刪正黃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

號爲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閔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

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竒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乃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歎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竒怪訛舛之書欲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者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

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始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夬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也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五為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誦也聖人於壯夬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

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
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泰壯以衆攻其寡夫乘其
衰兩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
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
之方也大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之小人多
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
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
征凶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
剛也不獨著于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
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
宜慎乎其初

雞陽五老圖詩并序

錢明逸

夫蹈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躋遐者白首一節人生所難今
致政宮師相國杜公雅度敏識圭璋巖廟清德令均聖龜準當世
功成自引得謝君門視所難得者則安享之謂所難行者則恬
君之燕申睢陽與賓客太原王公故衛尉河東畢卿兵部沛國
朱公駕部始平馮公咸以耆年挂冠優游鄉梓暇日宴集爲五
老會賦詩酬唱怡然相得宋人形于繪事以紀其盛昔唐白樂
天居洛陽爲九老會于今圖識相傳以爲勝事距茲數百載無
能紹者以今况昔則休烈鉅美過之明逸游公之門久矣以鄉
閭世契倍厚常品今假守留鑰日登翹館因得圖像占述序引
以代鄉校詠誼之萬一云

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杜衍八十歲

禮部侍郎致仕王渙九十歲

司農卿致仕畢世長九十四歲

兵部郎中致仕朱貫八十八歲

駕部郎中致仕馮平八十七歲

送湖南使君序

劉原父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為君以舜為相而有
三危之誅以舜為君以禹為相而有群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
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獨得已而已之乎夫夷其類
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猱独也山林之與君鳥獸之與群其
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
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
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
義明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畧之路而
勿為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放之使去其穴則固可取也若夫耻
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為致人而致於人釁於勇而嗇於禍可進
而不可退是以師僥倖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君不為昔者三
苗之事益贊于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言
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君實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於世
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
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
自餘士夫以老自逸於樂者於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為
慕於樂三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
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九十有一人既
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
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
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
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平其勳業闕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

然猶慕效樂天所為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其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良以為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也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已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字君貺年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

會約

序齒不序官

為具務簡素

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

酒巡無算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

召客共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會日早起不待促

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送陳升之序

王介甫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埃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

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悉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埃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柰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柰何亦充之而已矣知讐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

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揚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佛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韓愈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莪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故蹟遺文序

王深甫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爲最壽者惑於外也彼徒見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顯刻之安於屋壁山巖之中藏覆遮護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傷則以爲傳於萬世不朽矣然而存於今者六經百氏之文皆竹帛所載而其被於金石符以爲最壽者所存無幾往往復斷剝缺訛非反質於竹帛所載六經百氏之文則不可得而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遂因而泯沒者可勝道哉其官守子孫今誰家也由此觀之萬物未有博其久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足以保於其外竹帛之壽固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恃也然竹帛之壽雖復萬世猶今日也則金石之壽尚何以較其短長哉予嘗閱古鍾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他傳記其褒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之文采制度有得其詳

南史傳述乃其概耳惜乎曩所聞者今已磨滅殆盡而今所見者後數百年不知又磨滅幾何也故采其完可讀者首尾編之因次吾說爲序號曰故蹟遺文夫古之文以竹帛傳既壽於金石矣而今之文以紙傳又便於竹帛便則傳之者益衆而此書之壽其可究哉特不知後之人能不以吾說而廢否

列女傳目錄序

曾子固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已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

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曹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今天子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琬璋之飾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係之

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兕豷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上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已者徃徃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入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群書而此傳稱詩芟苴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故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時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

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不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士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九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文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

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護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行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為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况於壞亂之中倉惶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言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躉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

檇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大小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

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凡創已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及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山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離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六可以疆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其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

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始終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宅尚其私

學者蓋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惟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而興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

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徃徃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正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惡嗜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

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

乎群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内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内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内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通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内者亦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得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杆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其要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内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

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
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
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入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
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
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
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
又亦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
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
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
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復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
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
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

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閣中孫覺華老林希子中
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循於世云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仕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
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
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
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韞鞬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
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
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於無爲以尊榮也今
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
人之群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阨巷
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歆然於心邪雖
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

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岸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夫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蛇龍虺蜴虎豹之群之所抵觸衝波急湍墮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籬糧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

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都邑坐其堂輿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鼻口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俗習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又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

於胷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
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蘆相
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
之樂而厭聞飢聽其民人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急之才絮
廉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
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
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書以送之

譜例序

蘇明允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
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天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
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爲服死喪嫁
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
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
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忘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蓋自
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
耻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
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
之上失其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以爲蘇氏族譜他日歐陽
公見而歎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
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爲太宗譜法以盡
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
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
從旁取棗栗噉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
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

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八守
言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
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
善吾晚學無師雖曰爲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
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疆悍
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愾然自思
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歿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
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
年彭任從富公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
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
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
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
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
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
爲贈

蘇氏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于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
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是
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
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
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書者何也詳吾之所
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
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
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
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則

途人也吾所相與也如途人者其初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仲兄郎中字序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又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

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手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駭跳者如鷺沒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

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
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
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
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

六一居士集序

蘇子瞻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
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
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
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
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
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
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惟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
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
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
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
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
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
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奈於是知邪
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
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
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
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
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以
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
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出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

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與富而
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
氣弱自歐陽子出天子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
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
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
十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
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
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
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
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
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章公甫字序

章望之

古之人有聖智者出然後制器濟用以為天下利而洪荒之風

革矣前聖作之後聖因之以至于多且備宮室棟宇養生之大
物也丘墓宗廟奉死之大歸也城郭溝池守國之大防也車輅
所以行陸也舟梁所以行水也險阻由是而通耒耜鋤耨筐筥
杵臼所以資農作也簿槌以時蠶機杼以成絲麻布帛所以
資女功也衣食由是而有鈇鉞干戈介冑矛戟所以衛兵人也
常旂旛旐所以表師帥也鼓鼙鐃鐃所以警進退也姦暴由是
而戢罔罟畢翳所以給畋漁也災害由是而除衣裳鞞舄所以
周身也冕弁巾冠所以飾首也天子之鎮圭諸侯之五瑞所以
班國也佩玉於身觸以衝牙組綬咸異所以節行也貴賤由是
而辨喪期有數喪制有別齊斬苴芻以杖屨輔其隆以日月致
其殺所以厚人道也孝思由是而篤珪璧琮璜凡用玉者所以
禮神修好也誠慤由是而交鼎彝錡釜所以致烹飪也俎豆簠
簋所以旅飲食也爵勺尊彝所以酌酒醴也賓祭由是而供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舞以干戚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樂也和樂由是而合莞簞几杖所以佚四體也尊少由是而分射侯既抗正鵠既設弓矢以中所以習射也禮容由是而考節符印璽所以孚遠近也命令由是而質府庫之藏鍵閉筦籥以固之所也或有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也或貴其物也或貴其德也視其所施而已大小有宜上下有稱於以尊尊而親親老老而賓賓敬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度於是乎始罔淫爲異器以啓竒邪是以作而可法用而可觀惟度量權衡齊衆之器也多寡天下之物誠信天下之民本之同律參之度數以適規矩方圓以定準繩平直法於王府同於四海之內凡出於人力者莫不得所以程百器以役百工是以先王務審之今吾族子者衡其名矣子平其字矣嘗得進士第冠多士於天子之廷是尊儒之重選也六朞而拜四官籍在外朝職在書府出守大邦世人猶以爲淹相見於江之南固請於予曰爲我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物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曰公甫可乎公甫曰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爲不自安今朋友以謂衡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文潛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且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

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
况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
梁桶杙輪輿輻輳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
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
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爲
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
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
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
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
今一爲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異時一身
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
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
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

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
能入郢二子者方其霸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
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
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
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
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既多乎故隕
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王平甫文集後序

陳無已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
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
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群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綬歸
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
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之不全實者不華

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盡天下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于家信于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于世薦聲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叙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沒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于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





